



117
207
1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
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
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
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
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
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
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

謂

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畏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

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賸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按殺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

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

突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

勅刪定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序終

春秋正義序終

春秋正義序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按晉宋古本及今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
 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
 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序
 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
 要若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
 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
 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名
 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
 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
 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
 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
 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衰敗得失本有大法之意
 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
 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
 仲尼至所修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
 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為得也言
 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
 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

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修
 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
 總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
 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
 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
 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
 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賈逵太史公
 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
 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
 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
 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
 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
 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
 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
 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
 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

授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
 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授傳歆略從咸
 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
 古言學者傳誦詰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
 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
 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
 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
 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
 春秋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
 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
 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
 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
 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
 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
 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
 矣

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

曰史。史官記事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事之書
 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
 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
 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
 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
 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
 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
 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
 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為春秋耳。據
 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
 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
 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記事者。以事繫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別彼記事至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
 列反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
 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
 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
 月遠近分以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巳巳
 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
 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
 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
 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
 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
 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
 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
 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
 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
 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
 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
 問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
 是本文自闕不得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

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
 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或自有詳略何則按經朝聘
 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
 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
 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
 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
 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
 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有詳略日有具否
 不得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
 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
 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
 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
 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
 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修
 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其日月則古
 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
 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
 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

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卿卒日
 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日
 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
 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
 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
 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
 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
 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
 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
 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
 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
 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
 之須書朔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
 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
 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
 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刑定日月無褒貶而此序
 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
 所繫不言繫之具書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

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
 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
 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
 晝入則為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
 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撓作
 甲子宋忠註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
 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為水水氣
 之精者為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
 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
 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
 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
 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
 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
 為一年故逝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
 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
 者其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
 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
 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則明遠近同異必須
 春火流
 卷之一五
 及古月

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
 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以月繫時按經未有重書
 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
 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
 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
 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錯七各
 反下皆同
 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
 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
 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
 以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為書
 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所記之名也春先
 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
 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事
 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
 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
 不包無物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為春秋孝經

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是包四時之
 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
 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
 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
 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祀取四時祭祀一說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
 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與自遠非夏代
 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
 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
 尚常語者則通以為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
 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
 冬皆以時物為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為言
 蠢也夏之為言假也秋之為言斂也冬之為言中言
 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
 物假大也秋斂也物斂也冬中言中言中言中言中
 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
 春火荒

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
 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
 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註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
 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註云國史之記必書
 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
 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
 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
 雖於彼無註釋例以為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
 代儒者妄為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
 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
 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
 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為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
 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為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
 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天性命而失卮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不
各有國史
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
 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太史下

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
 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
 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
 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
 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
 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
 括兩史其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
 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
 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有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
 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
 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
 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
 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
 國內及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註云國
 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
 職文接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
 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
 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註云同盟然後告名赴

春秋疏
 卷之一七
 及古周

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禮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內外二種，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徧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

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為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大事書之於策**。○策本又作冊，亦秋重詳其文也。

春秋疏

卷之一八

小

事簡牘而已

○牘徒
大事至而已
○既言尊幼皆

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牒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註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註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不及百名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各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

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弑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註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註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焉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
孟子曰楚謂之
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檣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孟子書名姓孟名

軻字子輿鄆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檣徒刀反杙五忽反檣杙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云兵乘也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鄆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修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杙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註云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為名檣杙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垂戒因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修之也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檣杙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

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宣子適魯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盡津忍反後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王于況反又如字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正義

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為氏諡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註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

異故文與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
 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
 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
 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
 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
 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典
 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
 易象爻象之辭也鄭玄按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
 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
 鄰殺牛皆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
 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說○序言史官
 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
 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
 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
 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
 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于策
 必有常禮未修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

為

足

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
 周公所以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
 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
 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為動皆有法以為立官記事
 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
 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
 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
 仲尼修此春秋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
 尼何所可馮斯文何則為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仲
 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
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
書 ○告古崩反一音古報 **諸所記註** ○註張任反
 反崩薨曰赴禍福曰告 **違舊章** ○正義曰此明仲尼修春秋
 典策具有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垂法
 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修或此法垂示
 春秋流

春
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
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為官各有所守也雖
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昭
廣言眾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
三十一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
使春秋昭明註曰上之人謂在郊者也彼謂賢德之
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衰敗勸戒昭明周德
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
能使春秋衰敗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註多違舊章
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隣國相
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
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心
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
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巳丑及不同盟者而赴
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註多違舊
章者仲尼既已修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修之故知
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

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修之經以魯為主是因魯
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真
偽真者因之偽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
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
明將來之法今後世有則以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後
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
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相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
罰之類後代主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
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
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

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
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為時不見用故指之將
來其實亦以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教當代也

以示勸戒

其教至勸戒○此說仲尼改舊
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

苦于反

刑也

春秋流

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
 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
 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
 共朝天子自嫌疆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禮
 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傳云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
 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
 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
 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
 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弑君之惡如此之例
 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
 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其餘則皆即用舊史

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說 其餘至改也○此

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
 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

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
 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
 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
 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蠊皆害物之蟲蜚
 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
 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
 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垂
 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說 故傳至修

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
 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修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
 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
 之辭止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而明之

說 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

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
 公之志也修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修舊明修

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修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

或先經以始事

○先悉

或後經以終義

○後戶

或依

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左丘至發○正義曰丘明

為經作傳或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為之法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

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崩躓于戚哀十五年乃言崩躓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按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義也其例之所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重○傳直用反

龍反

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

舊

春禾疏

卷之一

漢書

要故也

○其例至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

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修之
要故也。言遺者。史記已。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

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今

反下。令學者。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究久。○身為至

同要於遙反。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

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

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

其文緩。遙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始其事之

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

雖遠。其蹟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為

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

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

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

若江海之浸。

○浸子。膏澤之潤。○膏

反。渙然冰釋。

○渙呼。

怡然理順。

○怡以。然後為得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饜於艷反。使自趨

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膏澤之潤。○膏

反。渙然冰釋。○渙呼。怡然理順。○怡以。然後為得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饜於艷反。使自趨

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膏澤之潤。○膏

反。渙然冰釋。○渙呼。怡然理順。○怡以。然後為得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饜於艷反。使自趨

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膏澤之潤。○膏

反。渙然冰釋。○渙呼。怡然理順。○怡以。然後為得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饜於艷反。使自趨

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膏澤之潤。○膏

反。渙然冰釋。○渙呼。怡然理順。○怡以。然後為得也。

水火流

卷之一十五

反古

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災無性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

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前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凡例為當禮外別自有凡為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按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眾註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

說也然丘明撮凡為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
 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
 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禘祀以經無故也如
 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
 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
 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禘祀獨舉郊雩
 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註云事列於經則不
 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
 凡有二條一是特為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為策書
 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
 敵國之類是也雖為國事但書有者亦不在凡例
 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
 凡例也此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為魯故
 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為諸姬明知正凡
 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
 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
 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為文也其

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闡昌善反明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

○衰保刀反貶彼反

其微至衰貶

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織
 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
 謂孔子修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
 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
 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
 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
 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
 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
 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弑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修經
 加弑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衰貶之例並是
 也蓋以為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
 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
 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
 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

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
 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
 段于鄆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
 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
 幽以裁制成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
 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雋曰
 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
 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
 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
 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
 賀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
 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諸稱至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
 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
 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
 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

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
 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
 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
 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
 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
 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
 心故先書弑其君倍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
 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隱三年壬戌平王崩
 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如此之類是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
 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
 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姜氏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
 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
 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鄆隱四年書
 曰衛人立晉眾也如此之類是也按襄元年圍宋彭
 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
 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
 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

春秋
 卷之一
 一十八
 及古

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為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亦有田僧紹者亦註此序以為序言諸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為八名斯不然矣按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為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

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暢

反○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為新也仲尼修春秋刊而正之以為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

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為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丘明之為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修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為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為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衰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其經無義例因行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經無義例因行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 及古周

寔

卷之二

七

其

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

○趣七

非例也

○其

至例也○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

趣向而已非衰敗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註云經無義例故傳

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

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之情有五○為音于偽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

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為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

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為例言傳為經

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按彼

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修之聖人指

謂孔子美孔子所修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

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

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賈分變例新意以為

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

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

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

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

能悟其為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見賢遍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

亡城緣陵之類是也○舍

音捨此謂彼註云辭微而義

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為叔孫

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族也衰賞稱其族既

貴去其氏所以為辱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與夫人俱

替

主

春秋

卷之二

七

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關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

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

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君自取之

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

命也入舍叔孫聽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

還去其氏所以為辱出使稱其族所以為榮與夫人俱

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

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是也
○參士南反又音三

與音二曰至是也○彼註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

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為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

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

謀日及不與謀日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為文此二

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三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日婉而成章
○婉於反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

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放此假古雅反後不音者同

至是也○彼註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諱諱以

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

以總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

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

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為將朝而宿焉

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

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

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

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

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

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

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

春秋

卷之一

及古

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四曰

盡而不汗○汗於俱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

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楹音盈刻音克

四曰至是也○彼註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

汗曲禮制宮廟之節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

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

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冢父來求車禮諸

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

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

其事實盡而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求名而亡欲

不有汗曲也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五曰至是

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五曰至是

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昭二十年盜殺

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

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

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侯之兄起而殺

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

之欲求不畏疆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

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

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

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

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

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白

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

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

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

勸善者惡懲則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

善勸故連言之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

丁丈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

備矣○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有五

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

言

春秋

卷之一

及古

春和正
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修改舊文以成
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為主故為五例之首二曰志
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
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
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
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
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為義總而言之亦
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不書五曰懲惡而
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
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
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
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
紀綱皆得所備矣從者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
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
獲麟以前也以後經作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
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
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

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為新
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
亦是貴也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
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傳直
或曰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為
作詳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已懷於文不
次為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
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
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為仲
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
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
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
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
異而無其義意者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
異欲令杜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
自辯之

以成言。○數色主。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

也。○綜宗。固當依傳以為斷。○斷丁。○答曰。至為斷

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

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衰則書字。貶則稱名。

衰貶在於一字。衰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

衰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在一字。不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卦之

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卦之

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

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

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為斷。文異者。丘

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

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

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

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

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

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古今至數家。○漢書儒林

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

氏傳。誼爲左氏傳。誼誥授趙人賈公。公傳子長。卿長

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

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

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

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

左氏不得立于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

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

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顧容。之徒。皆傳左

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註。此等比至杜時。或

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

十數家。定是何人也。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作

春秋

卷之一

公羊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

于反膚芳適

足自亂

舜大體至自亂謂前人為始而述修之也經之

詳略本不著義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

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

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註多有此

事但諸註既入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誼之註皆沒

而不說者眾矣謂若文二年作禧公主傳於僖三十

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則主及

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

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只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

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

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

亂反傳之義例總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

呂反去起

蓋丘明之志也

預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與聖

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

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

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

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

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

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

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罪之

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

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

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

楚杜註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

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杜註云公羊

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註

春秋

卷之一

公羊

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

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註

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杜註云公羊

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

楚杜註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

春秋

卷之一

公羊

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其有至後賢○集解與釋例每

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為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備論闕之之事也

初亮反字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

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

復扶又故特舉劉

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

見賢通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

解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

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穎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註述春秋名為一家之學杜以為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

比毗各隨而解之名

曰經傳集解

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

於省覽為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

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

譜本又作謹同布古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皆同

第陳邈

周禮

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

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

也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

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

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

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

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為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

及也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

終篇故言相與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為

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并例故退

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

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

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

反魯修春秋立素王王魯素王同丘明為素王言

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救危行言孫行下

音遜本亦作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

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或曰至所安

一問一答說作註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

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

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

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鬼儒言孔子自為素王其

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

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

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

休所註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

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
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
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
麟則為書來應言麟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
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
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為素臣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
漢魏諸儒皆為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
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
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
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
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
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深原上天
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先儒蓋因
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
故復以為素臣其言丘明為素臣未知誰所說也
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

設

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為上公而經
稱杞伯以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
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為王者
之後比宋為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為
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註云唯王者
然後改王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註
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
為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
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
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說而問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
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詰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此孔
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此
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
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為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
高行為危行也何晏以為危為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
知二者誰當杜肯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
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為麟後之經
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余所

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出如字吾已矣夫○音扶

夫同蓋傷時王之政也○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

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按據乃得遞相發明

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

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

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

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

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

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

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

言既言王魯為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

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為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

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為虛也先儒以為未

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答公羊

之謬然後却辨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路欲

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

為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

不可採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

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

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

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

王雖身既没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

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

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此言是有制作之本

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

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

得佳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

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

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廣九尺上有列宿斗

正之度帝王錄紀典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麟鳳五

靈王者之嘉瑞也。○瑞垂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

失其歸。○應應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麟鳳至終也。○

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

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為人所獲

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

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為

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

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

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答上春

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為獲麟，乃作

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為龜龍白虎

者，以鳥獸而為瑞，不出五者，經傳譏緯莫不盡然，禮

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詩序曰：麟則

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

虎並為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

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

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

靈以為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曰：靈與羞物為羣

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

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

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

村欲編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言絕筆獲麟則文

勢已足而此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

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

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

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

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仲反隱公能弘

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

類反隊直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

王義○王如字垂法將來○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

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

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入且既解絕筆

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

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

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

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為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

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

國其爵為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

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

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

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

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冀文武之迹不墜

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

能然只為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為之作法其意

言若能無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

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放

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

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

意問者不直言隱公而不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

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魯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

成

春秋

卷之一

卷之一

君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贈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為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正音政

征後皆**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所書

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

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

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

與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

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

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

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為

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

非黜周故云此其與周之義也註論語者其意多然

雅鄭玄獨異以東周為**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

成周則非杜所用也**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

隱之也○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說公羊者言微

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答

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

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

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

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

水火流

卷之一三十二

及古

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為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

聖人包周身之防扶○包必交反防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辟患非所聞也聖人至聞也○此一段答孫

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

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論力

○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為非也按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

大 宣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為臣欲令以臣禮葬君黃其顯榮夫子於人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為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為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為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聞賢與不賢非復假矣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絃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

杜預方始雪之

春秋

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近誣如字近

誣音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為得其實皆明麟後
無審是誰先生此意按今左氏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
雖杜氏之註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
者蓋先儒以為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
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此至孔丘之卒皆仲尼
所修以是辯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
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
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春
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弟子欲明夫子作春
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按杜於此
下及哀十四年註皆取服義為說則服氏於此一事
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為制作而來而云仲
尼致之是其妖且矣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
述而云仲尼修之是其近誣也言近誣也據公羊經止
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

○邾張俱故余

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

據公至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
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
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釋來奔與黑肱徒之義
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為四叛知
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
旨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
於所起自此而談為得其實重明經
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
○袂綿世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至於至取焉○公
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
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
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
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

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為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隱元年 盡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註別之此不言自見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註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註題云隱公左氏傳解題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終

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
 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
 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
 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太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
 為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
 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
 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
 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
 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
 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
 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
 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為之諡周書諡法云隱
 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
 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為公是禮之常也字
 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 ○杜氏 正義曰杜氏
 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畿字伯侯京兆
 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

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太僕諡戴侯也
 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婿也王
 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嘗稱德者非所
 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
 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
 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又參考眾家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
 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
 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
 戶時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註述之人義
 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
 馬融王肅之徒其所註書皆稱為傳鄭玄則謂之
 為註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
 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
 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
 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

姓。○惠公名不皇，諡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傳：惠公元妃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丁歷反。○皇，孝公之子也。諡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註云：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曰婦，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為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且因其爵之尊卑為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為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

上

文

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註云：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按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句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為適而稱伯，趙氏恒為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孟子卒。○正義曰：不稱薨，不成喪也。字配姓，故稱孟子。○孟子卒。○正義曰：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諡。○說實。○正義曰：不稱薨，不成喪也。至反。○正義曰：不稱薨，不成喪也。

魯之大夫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先公卒此特解
 之定十五年如氏卒傳曰不稱喪則知此不稱薨
 亦不成喪也按傳例不赴則不稱公然則此云不
 或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
 喪賜謚讀誅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
 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與於周之始王變
 質從文於是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
 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其所屬詩稱莊
 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
 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
 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其某公之
 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
 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故
 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解
 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為之
 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
 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

然子亦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

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直結

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姊妹計反女聲謚至

弟也娶七住反勝以證反又繩證反繼室○正

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為謚也襄二十三

年傳稱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

姪則姪之與姊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

蓋孟子之姪姊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

勝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

則二國往勝之以姪姊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姊者

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別

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姊勝

者欲言勝者又有姪姊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與

勝皆有姪姊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姊或是同姓之

姪姊

姪姊

姪姊

姪姊

國勝者姪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
 姪娣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娣是也故釋例曰古
 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
 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
 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
 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不
 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
 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
 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
 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
 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
 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
 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
 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
 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

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
 魯婦人謂嫁曰歸本或曰宋武至于我正義
 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
 有天下及紂無道則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
 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
 之元子微子啓為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
 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
 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
 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
 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
 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諡
 法克定禍亂曰武婦人至於魯正義曰婦
 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
 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
 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
 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

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
 人之上為有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
 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
 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欲魯作衣手文容或似
 之其及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
 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
 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生桓公而
 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言歸至之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
 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
 少葬故有闕少者宋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
 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為主若薨年生則纔
 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羽父弑隱與桓同謀若年始
 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
 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
 慶父為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

推按傳之說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
 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
 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弑隱即
 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
 本之意也**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
 意也**是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
 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
 于偽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泰字皆作大後大字
 皆放此為經于偽反後凡為經為傳張本起本例
 更不音**隱公**至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
 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
 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為夫人之意故
 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
 立桓為大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

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曰季等卒註云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大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太子按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為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太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桓為太子奉以為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為太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為太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為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為大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

君薨之後仍可
以稱太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

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

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

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朝直遙

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公云夏后氏

春火流

卷之二十七

及古

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
 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
 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
 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
 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
 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
 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
 每月書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
 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
 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
 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
 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
 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為王二
 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謂周室之
 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
 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
 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

或聞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
 忽當今尊周國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
 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
 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
 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
 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
 之三月不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
 其上月已足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
 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
 時此下三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
 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
 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
 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
 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
 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
 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
 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

喪在外三字當
在公即位下

春未正
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
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
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
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
半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
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喪在公即位之禮
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
因以此年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
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前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
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
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玉序云
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執謂謂
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為頒於諸侯非復文
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隱
公至元年○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
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
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

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
貶之要自是史官紀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
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月一月而
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
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
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
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
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使
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
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
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
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
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不為也天子
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為已有故
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
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
魯也劉炫為規過云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
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

春火流
卷之二九
改古周

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
 不為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
 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
 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
 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
 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
 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
 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凰
 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亦云
 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
 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
 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
 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
 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不奉
 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正月天不奉
 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口
 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

元

則王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
 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
 元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
 諸侯元尊而王甲年大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
 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
 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
 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乎為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
 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
 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
 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
 王者豈復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
 言左氏者或取為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
 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
 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
 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
 無別不成為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

春秋疏 卷之二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

逐狂而東走 魯先左白出 莊子

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茂姑茂魯國魯地卞縣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倣此茂亡結反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三月至于蔑○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顯頭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弟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存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隣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菊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

國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義北而詔明神鄭玄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卽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按觀禮爲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視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菊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註觀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

子以手劔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歆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椀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歆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進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

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附庸至姑城○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邾犁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

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按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鄰是公先求鄰非鄰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為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雋傑據大都以

鄆

悖榮

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雋

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熒陽宛陵

縣西南鄭今潁川鄆陵縣。○段徒亂反鄭伯弟各鄆

反弟音悖又如字雋音俊傑音桀熒戶。夏五月至

肩反本或作熒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於鄆。○正

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

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

王無道友遷其民於號鄆號鄆之君分其地遂國焉

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

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

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

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諡法勝敵克壯曰莊。○國不

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

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

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為之

春秋

卷之二十三

及古

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
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
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
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
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
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
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
十年天王殺其弟佖夫傳曰佖夫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
而佖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佖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
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佖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
罪佖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
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
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
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
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
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
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
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

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為例故言例
在彼年諸註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
南郡有宛陵新鄭各自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
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
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
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
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阮反賵
芳鳳阮秋七月至之賵○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
反阮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
於郤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
大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

蓋

有天下幽王為大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
 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
 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
 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
 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
 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
 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
 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
 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贈贈者助喪之物文五年註
 云車馬曰贈士喪既夕禮云公贈玄纁束帛兩馬士
 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贈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
 此宰咺來贈故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贈贈者
 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穀梁傳曰乘馬曰贈
 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
 二贈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
 馬贈二人也服虔云贈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
 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贈非獨君之贈臣以
 贈為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贈

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宰官至之辭○正義
 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
 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
 無明例故推此以為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
 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
 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
 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
 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
 公妾耳王使贈之者隱立桓為大子成桓母為夫人
 天王知其然故遣贈惠公因即贈之杜言仲子者桓
 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
 解也男子之有諡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
 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諡故以字配姓
 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
 諡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諡也繫夫諡者夫人而
 已眾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嬌有
 諡者皆越禮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

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

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與音預下同睢音雖縣客主至陽

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

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

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早微言非卿也

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

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

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

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

其名以爲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於其列以

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

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

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言修桓公之

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爲盟地

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爲例非

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卽亦是例而

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爲例其實會亦

然也故彼註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

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

與盟亦地以宋者彼註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

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

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

梁國睢陽縣故宋

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

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

又所辰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

吏反辰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

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

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

祭火充

卷之二十六

及右閣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註以為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為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為王卿是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泚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與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為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則大夫

字

託

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氏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

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

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

○斂力驗反見

○正義

賢遍反下同

○傳文與上下作例者

註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

春秋

卷之二十七

禮記

歸厚之義也故仲尼修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
 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即以新死小斂為文則
 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
 二月卒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
 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鞏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
 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
 公孫敖卒於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
 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
 書於終者惠叔駸請於朝感子以救父敦公族之恩
 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
 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
 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婁
 卒二十九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在外成十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子狸脹在外而卒
 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
 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
 非不欲臨也然則為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
 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

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
 房是也而先儒以為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
 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按慶父之死
 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
 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
 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
 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
 褒為厚賞貶為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
 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
 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
 為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
 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
 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別夏殷夏戶雅反三

代以意求不書即位攝也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

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讓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位者釋

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顧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按殺樂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大子。故卒稱薨。不稱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非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為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

春秋

卷之二十九

公羊傳

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
 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
 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
 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
 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
 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
 盟于蔑邾子克也
 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
 儀父貴之也
 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
 齊侯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子克卒
 故不書爵一本
 無故字獎將丈反
 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
 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
 占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
 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
 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

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
 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
 聽命于會故經書鄆人然則為入私屬則不列于會
 不為人私屬則列于會不可據列會與否以明有爵
 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
 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鄆傳
 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鄆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
 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且齊
 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
 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
 盡其材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解所以
 與盟也
 ○好呼報反與
 如字又音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
 書非君命也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
 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

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

釋不書，他皆倣此。○費音秘，郁於六反。倣，魯至倣。

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為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

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

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

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初鄭武公

武姜○正義曰：杜以為凡例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

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申國今南陽宛縣○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

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之後

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

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申絕至宣

例

中

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

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

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生莊公及共**

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各地名，人名各反。段出

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倣此。鄂五各反。奔至之

鄂侯○正義曰：賈服以其為諡，諡法敬長事上曰共，

作亂而出，非有其德，可稱糊口四方，無人與之為諡，

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

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

鳥路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註同。正義曰：謂武姜寤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

生，故杜云：寤寤愛其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大子，

而莊公已生。

而莊公已生。

而莊公已生。

而莊公已生。

鄆

宋本謂作諧諧
作謂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

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號叔東號君也特制

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號國

今熒陽縣○亟欺冀反數也為于偽反巖五街反

號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號仲號叔王

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號則號國本有二也

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為東號也鄭語史伯為

桓公設謀云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

心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

其恃險而不修德為鄭滅之之事也云號叔封西號

仲封東而此云號叔東號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

傳云號仲謂其大夫諧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按傳燕

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號國

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號已滅故西號不

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

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熒陽京縣○大

音泰皆同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

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

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過

古臥反後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

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

○正義曰註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

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與否亦不

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何休以為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

義

春秋

卷之二二十二

及古

雉
下同

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雉板
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
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
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
必以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
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
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
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為三百雉則雉長
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
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
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
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
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鄭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
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
里故鄭玄兩解之其註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

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
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註以
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
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
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
里為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為之
法禮儀之度未
必以為城居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分國城之一 ○參七南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今京不**
度非制也 不合法度非先王制 ○大都至九之一
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
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二里長二百四
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
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長一百步長
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長一百二十步長八十
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

春秋

卷之二十三

及古

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大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之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焉於虔反。無使

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踏也。姑，且也。○蔓，

斃，婢世反。本又作弊。舊扶設反。踣，蒲北反。○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

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斃，既而大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國，不

賦。○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

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

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為聚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

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

邑至于廩延

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

北有延津

廩力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

子封公

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

暱女乙反親也

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大叔

完聚

完城郭聚人民

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為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

甲兵具卒乘

步曰卒車曰乘

乘繩證反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啓開也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古者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

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共國今汲郡共

縣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

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

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雋傑疆盛
 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襲敗取為文然既非二君而杜
 註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
 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
 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修之前
 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
 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
 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為新意者段以去弟為貶宜
 以國討為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
 是仲尼新意也○**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皆孔
 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始改故
 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
 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
 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
 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
 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
 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

足

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
 早為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
 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
 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
 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
 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
 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
 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
 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
 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為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
 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
 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
 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遇其萌惡雖未
 就君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
 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為文非其實狀故傳
 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
 也註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
 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為文所以惡

也鄭伯遂寘姜氏于城賴城賴鄭也而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

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

反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為

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賴谷

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美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

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舍音捨遺唯季反下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

大夫士與容燕食皆有牲體殺載非徒設羹而已公

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

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繫語助又烏帝反賴考

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其月反隧音遂公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

也○樂音洛註及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

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

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地

地

地

地

他

言姜明俱出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舒散也。○洩羊世反。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頹考叔純

孝也。純猶篤也。○正義曰：爾雅釋

篤者言孝之篤厚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

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

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

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施以豉反。又

反。詩曰：至謂乎。○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

孝子為考，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子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不匱至倣此。○正義曰：頹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頹考叔同是季之般類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註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註：○秋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義以為事之般類也。

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

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

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天王至故名。○正義曰：緩

賵惠

指人

桓之過所以貶桓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
 足見王非且緩賜惠公專是王過生賜仲子桓亦有
 愆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遭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
 仲子已薨令桓并致其贈仲子尚存贈事須止宰桓
 知其未薨猶尚致贈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
 任非其人桓為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桓
 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知所
 贈之言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
 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為誰
 來贈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為年月已
 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
 亦豫凶事不貶者宰桓無喪致贈文子乃量時制宜
 備豫不虞古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
 善教與此不同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
 以別四夷之國列反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
 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

月外姻至

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

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

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以為葬節且位
 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
 成聖王制為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修其典無敢或
 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各修其典無敢或
 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
 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
 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
 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
 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
 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
 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
 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
 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
 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

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閏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信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三月也此註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各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

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為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育以為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為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為葬發例故不言凡也○言同至之國○正義曰

鄭玄服虔皆以軌為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中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國**同在方軌之盟○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國**古者至踰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為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贈死不及尸

國

尸未葬之通稱

○稱尺

國

尸未葬

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為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舍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賵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為賵發其實賵賻賻賻總名為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舍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合讚曰雜記弔舍襚賵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弔生不及哀****國**諸侯已上既葬則則可久則不許

緘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

○上時掌反緘七雷反諒音亮又音良闇如字

國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

宋本合作令

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按僖三十三傳云卒哭而耐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按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公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桓歸惠公仲子之賈傳曰平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議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入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

水火流

卷之二 三十二

及右闕

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天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預凶事非禮也註仲子在以諒闇為凶盧杜所不用

而來贈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

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

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於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

皆倣此○莞音官見賢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

滅之世本夷姁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所滅釋例土

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

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註

為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註云姁姓

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為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有

蜚不為災亦不書 蜚負螯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

春秋

卷之二

禮記

凡物不為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
 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倣此○蜚扶味反糞音煩又音盤
 負至倣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蠃蠃舍人李巡皆云蜚蠃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糞夷狄之物趙之所生其為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為災或不為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蠃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蠃蠃說爾雅者言蜚蠃一名蠃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註多作負糞者釋蟲云草蠃負糞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為糞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按上傳紀人伐夷註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名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入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

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二註互以相通他類如此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敗必邁反敗他也
 後倣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他皆倣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為天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天子少葬故有關是以改葬○少詩照反
有宋至改葬○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天子故有關也服虔

大

且

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
 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眾父卒禮卿佐之喪小斂
 字○眾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
 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
 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
 書日與音預斂力
 夫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
 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
 親之獨以小斂為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
 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
 以裁之經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為
 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戎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

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至子駒

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氏都今反

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

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氏

羌氏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

云氏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

之別也其實氏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

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

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為禮也沈氏云會據

公往戎為主入戎不能從主人之俗以為會禮朝據戎

來魯為主入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

春秋左

卷之二十一

及古周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

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

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譙在逢反亢○莒人入向

世本莒紀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

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

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初都計

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已姓

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

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

其終始○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

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

人為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眾滿

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眾少故經皆不書旅也

師者眾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眾義

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

從眾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

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

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以

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師卿將不言師旅以

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

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

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

不云帥旅言眾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

合見經但所帥滿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

不滿師者一旅之眾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各不

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

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

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

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

春秋

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註之常。此用公羊為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

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駭，戶楷反。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註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註多以大夫言。卿下註云：裂繻紀大夫，則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註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為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故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為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修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

盟耳。秋，即與盟，復修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為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

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方

與音預。高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預。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逆也。

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

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列縑音須為于偽
 反下為魯同裂縑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女
 別彼列反傳曰卿為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
 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為君逆則稱女
 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
 稱逆王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
 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縑而成八年經
 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
 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婿也為有廉恥
 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為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
 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
 命故裂縑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
 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
 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
 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
 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

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
 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
 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
 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
 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
 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裂縑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縑字也莒魯有怨紀侯

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

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

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

密鄉○帛音白解如字又
戶買反好呼報反
杜云比之內大夫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在莒子上者按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于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

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

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廢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

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為大子成其母喪傳

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

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

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

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

鄭人伐衛凡師有鍾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呼報好

反註及許其至而足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

下同或肯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

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

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

其事按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倣此還音旋

司空無駭入極費冷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

夸下同

背

卿也。魯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

前年發之。音琴。○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復

扶又。○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偽為于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

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終

